

德語國家短篇小說選

序

本集选收了歌德、霍夫曼、海涅、施笃姆、凯勒、海泽、托马斯·曼、卡夫卡等二十六位德语国家著名作者的三十四篇短篇小说。按照文学史的传统观点，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士的德语文学一向被看成一个整体。这不仅由于语言的一致，还因为这些作家在各自的民族历史上、因而也就在作品上有着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我们把这三个国家的德语作家邀请到一个集子里来，但在他们的名字前面仍冠以各自不同的国籍。

从时间看，歌德的《商人与律师》写于一七九四年，是集子里最早的一篇；最晚的则算施蒂芬·茨威格的《第三只鸽子的故事》，它问世的时间已是法西斯猖獗得不可一世的一九三六年。其间近一个半世纪，恰好是资本主义在德国从盛到衰的整个过程；而集子里的三十四篇作品，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一过程的某个片断。歌德的两篇小说表达了年青资产阶级的生活理想和道德观点，赞颂了对事业的进取，对生活的享受，对爱情的追求，通篇充满了阳光和朝气。茨威格和卡夫卡的三篇作品则反映了衰老的资产阶级的理想破灭，弥漫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似的沉郁、惶惑

和苦闷的情绪。所有三十四篇作品汇集起来，便构成一幅长而生动的历史画卷。读完全书，我们对德国资本主义从盛到衰的发展过程，会得到一个形象的、感性的、同时也比较系统的认识。

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自有它的特点。这种特点反映在文学中，便造成了德语文学与其它欧洲各国文学的显著差异。十七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国土上进行了三十年之久的宗教战争（1618—1648），使德国分裂成三百多个封建小诸侯国，大大推迟了社会历史的进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缓慢和不平衡，造成了它的资产阶级苟且偷安、无所作为的软弱性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便很难产生象参天大树一般气魄宏伟的长篇小说，很难产生象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擅长长篇的巨擘。但是，作为历史的补偿，德语文学却以诗歌和中、短篇小说著称于世。一些著名的德语作家除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外，大都写过不少优秀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以一时一事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具备以小见大的优点，它们象生命力旺盛的山花野草一般，在德语国家的土地上到处生长起来，发育得多彩多姿：霍夫曼和其他浪漫派作家的小说，散发着神秘的“兰花”的幽香；凯勒和高特赫尔夫等瑞士小说家的作品，充溢着阿尔卑斯山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生长在北海之滨的施笃姆，他的小说始终象笼上了一层轻雾似的、弥漫着凄清柔美的诗意……

日耳曼民族是个善于深思的民族，古往今来产生了不少伟大的哲人和学者。这个民族特点影响到文学，好处是出现了象《浮士德》式的富于哲理的巨著；坏处则是成长篇小说大都议论冗杂，流于枯燥沉闷。十九世纪末，托马斯·曼等登上文坛，打破了德语长篇小说贫乏和成就不大的局面；然而，即使他那伟大的代表作《布登勃洛克一家》，也仍被人比作“一部重载而行的车辆”，读起来同样并不轻松。但是，德国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一般却没有这个毛病。从形式上说，这种体裁本身就决定了必须剪裁经济，要求内容高度凝炼集中，容不得大发议论，或进行哲学思辨。与板着面孔的长篇小说家不同，德语短篇小说的作者们大多是讲故事的能手。歌德、格里尔帕策、凯勒、施笃姆、迈耶尔……他们的作品都结构严谨，富于传奇色彩和戏剧性，思想深邃，充满幽默感和画意诗情，使我们读得津津有味，能从中获取丰富的艺术享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语短篇小说在世界文学之林的地位。在本集涉及的一百多年里，德语国家出了霍夫曼、凯勒、卡夫卡等三位有巨大世界影响的短篇小说家。以《谢拉皮翁兄弟》这个短篇集闻名的霍夫曼，深受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狄更斯、爱伦·坡、果戈理以及欧美其他许多大作家的称赞；凯勒创作了《塞尔德维拉的人们》等几个优秀短篇小说集，更被誉为“中、短篇小说家里的莎士比亚”；至于卡夫卡，他著名的《变形记》和《地洞》等短篇，则被公认是西方现代派的经典性著作，很少欧美当代小说作者不曾受到过

他的影响和启发。此外，还有克莱斯特、施笃姆、海泽、托马斯·曼和施蒂芬·茨威格等等，这些著名作家在写短篇小说方面也是卓有成就，各具特色的。我国过去对这些作家都介绍得不够，也不系统，不便拿他们同欧美其它国家某个短篇小说大师作比较；但以国家而论，德语国家的短篇小说在传统悠久，作者众多，风格齐备等方面，可以说是不逊于法、俄或其它任何国家的。

前面说过，德语国家的短篇小说基本上是随着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 古典主义时期

十八世纪下半叶，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大破坏中逐渐恢复过来，进行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狂飚突进”运动。一七八九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不久，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随着拿破仑的大军进入了莱茵河地区，加快了德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这时候，歌德、席勒、黑贝尔等一批作家，把原来流传在市民客厅里和广大群众中的童话、故事、笑话、传说、轶事加以整理提高，写出了第一批短篇小说。从本集所选的歌德和黑贝尔的几篇作品可以看出，当时德国短篇小说正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内容富于民主性和人民性，情调明朗、欢快、幽默，风格质朴、和

谐、单纯，主人公往往连姓名都没有，全靠年龄、性别、职业等来彼此区分。这就是说，德语短篇小说在现阶段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与笑话、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的界线还不很分明，其中有的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十四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的影响。例如，歌德的第一组小说《德国逃亡者讲的故事》便多少借用了薄迦丘的写法，本集从中所选一则即《商人与律师》，如果不是结尾处流露出德国十七世纪所谓“道德小说”的痕迹，几乎是可以说入薄迦丘的《十日谈》中而乱真的。

二 浪漫主义时期

接着，法国雅各宾党专政的铁腕打破了德国资产阶级对革命所抱的美妙幻想，使知识界的大部分人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一八一四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封建势力的复辟在德国表现得尤为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浪漫派文学，其特点是逃避现实，缅怀往古，沉迷梦幻。他们在诗里歌颂夜和死，在小说中描写神秘、怪异、病态和令人悚惧的事物。霍夫曼和克莱斯特虽然算不上浪漫主义集团的嫡派正宗，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因素较多，但是基本倾向仍然和整个浪漫派相一致。尤其是霍夫曼，他同样醉心于描写自然和人生的“夜的一面”，作品情调阴暗诡谲，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幽灵霍夫曼”。尽管这样，他和别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小说，仍然应当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有时甚至是很鲜明的

反映。他的《赌运》，看来似乎描写赌博欲望的魔力，实际上却揭示出阶级社会中金钱的罪恶，它不仅破坏了人的幸福和爱情，更败坏了人的道德和良知。克莱斯特的《智利地震》和《义子》，则十分有力地控诉了以教会为支柱的封建社会，其中暗无天日的情景和主人公的悲惨结局，充分反映出作者对德国社会现实的愤懑和绝望。这个阶段的德国短篇小说，艺术上已渐趋圆熟，数量也大为增多。一些浪漫主义作家（特别是霍夫曼）的作品，至今仍影响着欧美许多小说家。

三 现实主义时期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欧洲一系列革命，特别是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社会逐渐恢复活力。从此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是孱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最有作为的一段时期。人们面对现实，瞻望未来，激起了改造社会的希望。浪漫主义运动已告衰落，继之而起的是充满乐观精神的革命诗歌和现实主义小说。这时期的某些作品，纵然仍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但内容积极，情调明朗，与消极的浪漫派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请看海涅笔下的帕格尼尼，这位音乐家在小说中是如何运用他的琴音，替处于奥地利统治下失去言语自由的同胞发出悲愤的控诉，解放的呼号，并且为人类描绘出一幅何等灿烂辉煌、宏伟壮丽的前景！在伯尔内、维尔特、凯勒和哈克伦德尔等人的作品中，我们更能呼吸到一股革命年代的清新气息，听得见作者

们健康、爽朗而幽默的笑声。短篇小说这时在德国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一方面表现在一些出色的作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作为中短篇小说家享誉国内外；另一方面表现在作品已不再仅仅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动人，而是开始重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刻画，并取得了颇大的成功。《事在人为》里那个做了半辈子荣华梦、最后才懂得只有靠诚实劳动方能换来幸福的卡比斯；《穷乐师》里那个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备受欺凌、至死不改忠厚善良本性的雅各布；《德国商界笑谭》里那个唯利是图、仇恨革命、既可鄙又可笑的大奸商；《在圣乔治养老院里》那对受命运残酷播弄、两地相思五十载而终未得团圆的情人……我们读完他们的故事，不是很难再把这些血肉丰满的形象从记忆里抹去么？

四 批判现实主义和其它流派 并存的时期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德国资产阶级一蹶不振。可是在普鲁士凭借武力和阴谋诡计实现了德国统一以后，资本主义却得到迅速而畸形的发展，到九十年代已成长为一个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怪物。时代风云的激变相应引起了文学的激变。从德国和这时已被排斥出去的奥地利以及瑞士三国原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潮流中，便发展和蜕变出各种新的流派来。批判现实主义是其中的主流，

此外还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以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所谓现代派。尽管名目繁多，而且确实各有一套创作理论和手法，但在反映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这一点上，这些互不相同的流派却又是共通的。差别只在于有的自觉地反映，有的不自觉地反映；有的反映得真实一些，有的却对现实加以歪曲；有的反映时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有的却批判得不深刻，或仅仅暴露而已。《特里斯坦》是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托马斯·曼的杰作，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和虚伪，“爱因弗利德”疗养院可以说就是当时病态的德国社会的缩影。《格利琴》塑造了二十世纪初一群典型的德国臣民的形象，其中女主人公是个十分庸俗的姑娘，却被海因里希·曼取了跟《浮士德》里那位纯朴可爱的少女相同的名字（郭沫若同志译为“甘泪卿”）。这就象他的弟弟托马斯·曼用中世纪传说中多情的英雄特里斯坦的名字，来揶揄残酷害死自己所“崇拜”的“偶像”的颓废作家一样，具有极其尖刻的讽刺意义。里尔克是象征主义的重要代表，他在《掘墓人》中所描绘的人和人关系以及社会状况，令人怵目惊心；尽管使用了象征主义手法，通篇色调朦胧晦涩，其揭露和批判的深刻性仍然不容忽视。施蒂芬·茨威格的《第三只鸽子的故事》，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进行了谴责，喻之为人类的第二次大灾难。卡夫卡的两篇作品告诉我们，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法律形同虚设，人已退化到不如猿猴。从卡夫卡和里尔克等作家的几篇小说，我们可以窥见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

斑，并且看得出他们和一个世纪以前的浪漫派之间的亲缘关系。

纵观德语国家短篇小说的发展史，我们承认歌德——凯勒——托马斯·曼是上述发展过程的一条主流，但同时却不可忽视，沿着这条主流还存在着从霍夫曼到卡夫卡的一条巨大的支流。对于按照比较文学史观点研究现代派文学的学者们来说，这个情况似乎颇值得注意。

我们从上述四个阶段的大小流派中选出几个或一个代表，编成这本《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供读者阅读欣赏，参考研究。至于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德语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版过《民主德国作家短篇小说集》(1959)，并将出版西德作家的短篇小说选集，故均不属本选集着眼的范围。此外还有一些本来应该入选的名家名篇，或者由于已另有专集(如《凯勒中篇小说集》)，或者已多次编入其它选本(如《茵梦湖》、《变形记》)，或者由于篇幅过长，都不得已而割爱了。

值得一提的是，本集所收作品绝大多数在我国是第一次发表，即使与其它选本重复的几篇也都是新译。

目次系按作者出生年月编排。书末附录的作者简介是选编者写的。

选编者自知眼界窄，水平低，疏漏错误在所不免，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杨武能 一九八〇年三月

商人与律师

〔德〕歌 德

从前，在意大利的一座滨海城市里有一位商人。这商人不仅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勤谨，非常聪明，而且还是一名优秀的航海家。他经常亲自领着船只前往亚历山大城^①，在那里收购和换取各种珍奇货物，运回故乡出卖，要不就发售到北欧各地去，以此赚得了大量的钱财。这样往返奔波，他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从来也不曾花时间去进行那类糜费金钱的消遣。如此年复一年，他的财产便有增无已，越积越多。

他这么兢兢业业地一直干到了五十岁，对于安静的市民们用以调剂生活的种种娱乐所知甚少，就连那异性的美丽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虽然他的女同胞们都是颇有魅力的；只有她们对于首饰和珠宝的贪欲，他倒十分了解，一有机会便投其所好，从中牟利。

因此，他自己也万万想不到，后来有一天他的心境竟然起了变化。

① 埃及的重要港口和商业中心。

那一天，他驾着满载货物的船只驶进故乡的港口，正碰上城里的青年们在过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在例行的祭礼过去以后，少男少女们便花花绿绿地穿戴打扮起来，有的参加节日游行，有的成群地在街头嬉戏，到后来全都集合在郊外的一处大广场上，或进行各种游乐，或表演杂耍技艺，并且互相认认真真地进行比赛，以夺取小小的奖品。

一开始，我们的航海家还看得兴致勃勃。他看见青年们一个个生趣盎然，做父母的也因此不胜欣喜；他发现人人都及时行乐，心头各怀着美好的希望。看着看着，他不由得想到了自己，一下子感到自己的处境是那样的孤独。回到家，空空的住宅第一次令他害怕起来，他于是自怨自艾开了：

“我这个不幸的人啊！我怎么时至今日才睁开了眼睛？我怎么到了这么大年纪，才看出什么是唯一能使人变得幸福的财富？多少次的奔波！多少次的冒险！可它们又带给了我什么呢？尽管我屋子里货物堆积如山，箱笼里充斥着金银，橱柜里装满了珠宝首饰；但这些财富全都不能使我心中快活、满足。好象我把它们积得越多，它们就越渴望有更多的伙伴，一粒宝石渴望着另一粒宝石，一枚金币渴望着另一枚金币。——它们不把我当作主人；它们对我发出粗野的叫喊：快去！快去找回更多的我们的同类来！黄金只喜欢黄金，宝石只喜欢宝石！它们就这样驱使着我，使我奔波劳碌了一辈子。事到如今，我才感到自己从这一切中，并未获得任何享受。可叹的是，我已上了年纪才开始思考并且

明白过来：我现在未能享受这些财富，我身后也没有人再享受它们了！你可曾用它们打扮自己的爱妻？你可曾用它们陪嫁过自己的闺女？你可曾借以使自己的儿子赢得并巩固某一位美人的爱情？没有，从来没有！对你所有的这些财富，你自己和你家人都从来不曾真正占有过；只要你一死去，你辛辛苦苦聚敛起来的一切，就将供他人随意挥霍了。

“可那些幸福的父母亲们，他们的景况和我又是怎样不同啊！今晚他们将让子女们围坐桌旁，夸奖他们的机灵，勉励他们奋发向上。从他们眼里，将闪射出欣喜的光芒；从他们现在的生活中，将滋生出未来的希望！可是你自己，难道就应该完全绝望了么？难道你已经是一个衰朽老翁了么？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认识了过去的错失，不就可以补救了吗？是的，在你这种年龄，考虑结婚还不算愚蠢；你可以凭自己的财富讨个好妻子，并且使她幸福，要是还能生儿育女，那么这晚熟的果实便会带给你莫大的快乐，而不象那种过早地由上天赐给的子女，只能成为父母的烦恼和重负。”

他如此自言自语着，便拿定了主意，立刻召来船上的两名伙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他们久已习惯于对主人唯命是从，便急忙去到城里，寻找起时下最年青、最美丽的女子来。既然东家目前急需要这种货物，那就该让他获得其中最上等的才是。

商人自己也跟派出去的伙计一样没有闲着。他四处探寻，八方打听，很快便找到了一位理想的女子，眼下全城最美的美人，约莫十六岁光景，文雅而有教养，性情温柔，容貌

动人。

经过短短几次交涉，便使美人动了心，相信嫁这个丈夫不论在他身前或是死后都是有利的。然后，就大肆铺张地、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打这一天起，我们的商人才第一次感到真正占有和享受了自己的财富。他满怀着喜悦，用最华贵的衣料去穿戴那美丽的躯体。在他爱妻胸前和发间，一颗颗宝石交相辉映，那光彩远非一度藏在匣子里时可比。还有那些钻石戒指，从戴着它们的纤纤玉手上更是获得了无穷的价值。

这样，商人不仅感到自己仍然是富有的，而且比以前更富有了，原因是他的财富如今有了人来分享和使用。夫妻俩如此心满意足地过了差不多有一年，商人仿佛已一改往日劳碌奔波的癖性，习惯了家居生活的安适宁谧。然而实际情况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们早年开始走的道路，就算可以暂时离开，但要完全中断却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们的商人就是这样。他常常看见别的人扬帆出海，或者幸福地返回港口，不免又旧性复发，十分激动。是的，有时甚至在家里和妻子身旁，他也心神不宁，若有所失。这种心情一天比一天强烈，渐渐变成为一股如饥似渴的欲望，使他深深地感到不幸，最后竟病倒了。

“这下你该怎么办呢？”他问自己。“这下你该已明白，一个人到了晚年还来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是多么愚蠢了吧。我们怎么可能把一直从事的事业，追求的理想，一下子从自己的头脑里甚至四肢里驱赶出去呢？我曾经象鱼一样

爱水，象飞鸟一样爱天空；而今，我把自己关在一所装满珍宝的住宅里，关在一个年青美貌的女子身边，又落得了怎样的下场呢？我原希望这样就能获得满足，能享受自己的财富；看来我反倒失去了一切，因为不能再创造新的财富。人们把那些孜孜不倦地聚敛财富的人当成傻瓜，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的财富却没有意义。由于无所事事，我变得郁郁寡欢；由于缺少活动，我病倒了。我若不改弦易辙，死期也就近啦。

“诚然，要离开一位年青可爱的妻子，是一件冒险的事。难道讨了这么个既迷人、但也容易被人迷的少女，马上就让她独守空房，受寂寞惆怅之苦，这是公平的么？再说那些纨绔子弟，不是已经在我窗下转来转去了吗？在教堂和公园里，他们不是已经极力在吸引我娇妻的注意了吗？我这一走，家里会出什么事？难道我能相信，我的妻子会因为出现奇迹而得救吗？不，以她的年华，以她的姿色，只有傻瓜才会希望她能弃绝爱情的欢乐。你这一走，在回来时便会发现，你不只失去了你妻子的爱情，失去了她对你的忠诚，也失去了与此相连系的家庭的荣誉。”

他这么左思右想、前后狐疑地自寻烦恼，健康状况便恶化到了极点。他的妻子和亲友全都为他担心，但谁也找不出病根在哪里。后来有一天，他又自顾自地盘算起来，经过好一番考虑以后，终于失声喊道：“你这个傻瓜哟！你为守住一个女子吃尽了苦头；要知道再这么拖下去，你很快就会

一命呜呼，到那时还不是得把她留给别人吗？只要你能保住性命，就算冒着失去她身上被人当作妇女至宝的东西的危险吧，不也是更聪明、更好么？再说还有多少丈夫寸步不离家门，仍免不了失去这一财富，而在失去之后，又安之若素呢。你未必就没有勇气放弃这一财富，以挽救自己的生命么？”

他一边说着，一边就鼓起勇气，立刻派人叫来了船上的伙计。他吩咐他们，象往常一样把船装好货，并且准备停当一切，一遇顺风就出海去。吩咐完毕，他再转过来对妻子作了如下的解释：

“当你发现家中人来人往，断定我准备出门去时，你不用吃惊！当我告诉你说，我又要出门远航了，你不要难过！我对你的爱情仍一如既往，而且将终生不渝。我深知至今在你身边享受的幸福的可贵；但是，如果我能不象现在这样因为游手好闲、无所作为而自苦自责的话，那它的价值对我来说就更高了。我旧日的欲望已经复苏，过去的事业又吸引着我。允许我再去看一看亚历山大城的市场吧，我如今会带着更大的热情奔向它，因为我想到，我将为你从那里买回最华贵的衣料，最珍奇的珠宝。我把家中全部房屋财产都交付你，你可以任意支配它们，和你的父母亲友一起尽情享受！离别的日子也会过去的，重逢时我们将获得更多的欢乐。”

听到这里，可爱的妻子流下泪来，婉转而温柔地责备着丈夫，要丈夫相信，他不在家她一刻也不会快乐；但她自知

留他不住，并且也不想限制他的自由，就只好求他，让他哪怕远在他乡，也要时时惦记着自己的爱妻。

接下去，他又向妻子交待一些有关营业和家务方面的事，然后停了一停，说：

“我现在心里还有几句话，你让我直说了吧。我只是最诚恳地请求你，别误解我的意思；相反我倒希望，你能从我的忧虑中看出我对你的爱。”

“我猜得出你要说什么，”美人回答说。“你是不放心我，你也象所有男人一样，认为我们妇女都是软弱的。你看见我年纪轻轻，快快活活，就以为我在你走后会变得轻佻和易受诱惑。我不责备你有这种想法，因为这在你们男人是司空见惯的；不过，我自己了解自己的心，所以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任何东西能轻易对我产生影响，没有任何影响能打动我的心，使我离开迄今所遵循的爱情与责任的正道而误入歧途。放心吧；在你返回家园之日，你会发现你的妻仍是那样地温柔而忠诚，就跟你平日外出，傍晚又回到她的怀抱里时一样。”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思想，”丈夫说，“我希望你始终保持下去。不过，也让我们设想一下最坏的情况；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未雨绸缪呢？你知道，你美丽动人的身段，多么地吸引我们那些青年同胞的注意。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加紧来纠缠你，千方百计与你接近，获取你的欢心。你丈夫的画像，不能如他在你跟前的存在那样，永远把他们从你的门前和心中驱走。你诚然是个高尚善良的女子，但人的天生